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九十二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

寓意倜儻識者以為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府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

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

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
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
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決旬間民盡
復業以本官叅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
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
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
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佑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

物或有闕政當與攻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與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叅政至爲

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已爲臣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今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爲相盧多遜叅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

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
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成平二年詔以居正配
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
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
師少年追逐角抵蹴踘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
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
改西頭供奉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

遜子並爲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旣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溫

仲舒以伐木爲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
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
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
十二惟吉既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
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
公庭云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
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

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
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
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
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
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
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
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
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

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
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
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
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
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
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
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
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庠陋處之晏如時

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
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
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
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
違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劔南水陸發運事
雱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
令預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

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疾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

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
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啗
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
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
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
為閻治第太康田遂為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
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即事儒業未遑從
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

正諡文惠王溥諡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諡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諡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

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諡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
止諡曰恭實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諡曰恭惠而沈倫備
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
居多又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
廉不剋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
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諡文正楊綰
之諡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
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

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
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
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
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
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
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
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

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
皆爲民病繼宗歸厯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
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既因疾以將作少監致
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
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勾院繼宗善營產業厚
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
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錄其子惟溫惟清惟
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密王女

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啓皆為邑宰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為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化負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美利增為三十七萬

縉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閭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

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
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
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
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
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
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
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
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

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

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

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
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
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
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
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
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
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
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

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

親王通達語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
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
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
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
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
先朝擢叅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
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
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

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議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籍

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閩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
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勲尤廷美所親信嘗
使求訪聲妓繼勲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遊
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
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
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釵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
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
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

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叅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

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
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元爲襄州司士

宋琪字俶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
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
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
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
琪爲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
自右龍武統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欵以

贊鎮廬州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

太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阻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叅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遷琪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

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
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碓因謂
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
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潛通而然亦猶
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
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
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
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

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
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宮城
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上覽
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
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雋爽面授朝官
翼日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
已許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
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初上令琪

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
運王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
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
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
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詆諧無大臣體罷守
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
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先兆云端拱
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

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
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
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
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
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涑
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
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
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

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北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

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
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
溢可以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
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
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
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
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
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

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
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
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
此藩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
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
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
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
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

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安巴堅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
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藩八饋
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
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安巴
堅始彊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舒嚕氏生三男長曰
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虎林季曰自在太
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

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
明記所纂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
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
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爪牙國母舒魯氏頭下
謂之舒新舒新有衆二萬乃安巴堅之牙將當是時半
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千騎舒魯常留餘兵爲
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裕悅
滿達烏雅等裕悅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

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
奚其王名阿巴達者昔年犯關時令送劉瑋崔廷勲屯
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錫里高模翰步騎萬餘人
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黑室韋女
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郡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
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
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翰諸族其數可見
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

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
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
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
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
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
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
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
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

此其所畏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劒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

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角之備俟其陽春啓候敵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芟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

左右哨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
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刀子槍一百餘并弓
劒骨朶其陣身解鎧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
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
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鎧弩
俱進爲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
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
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

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將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并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蕃

戎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
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
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
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
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
麪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
袋飼秣日以一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

牙官子弟戮力津警裏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頗採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劔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

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藩部之事熟於聞聽
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
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
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往來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
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
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
靈鹽南距廊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
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雨池地惟沙

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廊延以北多土山栢林
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
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
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
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
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
界熟戶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
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陁不

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
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
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
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
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
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
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
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

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
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
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
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
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
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
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
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

武路自通達軍入青崗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鍊殺馬刼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枯柏江

去劔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
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
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
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
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
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
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
授辭作多幸老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

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謚
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善大夫貽麻爲大理評事貽廣
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錄貽孫宗
諒試秘書郎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
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
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修冊府元龜筆札遒勁
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爲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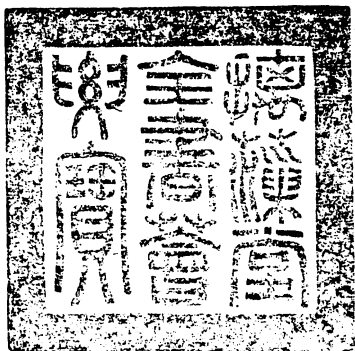
丹爲應州從事雍正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
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
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
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
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
脩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推
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
禮郎賦祿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餘萬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曰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

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
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
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
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
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謹案卷二百六十四第十八頁後五行涑水以西
刊本涑訛漆按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浸涑易即
此涑水出右扶風杜陵涑山與此不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詔

謄錄監生臣秦在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九十三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訥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
學士從大父右資善大夫超無子以昉為後蔭補齊郎

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宏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

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
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乾德
元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
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
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
釋出昉爲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
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
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

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
遜學士昉直殿爾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
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
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
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
尋出鎮多遜遂叅知政事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受
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

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叅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

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

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
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
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
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
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惡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
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
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
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

輔以變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
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
數月罷為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
相洎言昉居變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
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
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
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
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

宅錄璪而官之然璪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璪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

閻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
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
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
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爾因顧
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
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
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史掖之以出卧疾數日薨年七
十二贈司徒諡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

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
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
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
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
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
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
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
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

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

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
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
故昉出繼於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
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
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
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
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

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遂擬授秘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吳淑呂文

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
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
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
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
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
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
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

脩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脩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

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
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
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
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
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
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
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
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郡垂衣當

寧豈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
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
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
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
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
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
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
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

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壇之制因深塹
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
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
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
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
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
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
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

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叙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眞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

子若弟以官馬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

談錄並行於世子昭適昭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羣牧制置使曹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

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
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
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
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
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
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
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
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

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
義勇軍人情訕訕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
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
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真定府
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
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
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
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

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祫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為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為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為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請

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達爭不屈遂罷判官為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修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達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徒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為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偽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

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邁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

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轉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

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
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
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
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
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
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
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

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需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標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

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
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
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
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
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
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
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

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
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
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
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
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
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

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
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
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
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
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
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

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陞辭日肩
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
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
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
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
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
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
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

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
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
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
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
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
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
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

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
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
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
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
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
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
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
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

政事俱優命為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
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
宗簡亦進士及第慶厯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
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
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
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
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
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易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徐州

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
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註誤者請於朝斬直
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
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
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
陶甓甃城人以爲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
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

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
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
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
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
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
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
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

州時州鞠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

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

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
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
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
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
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
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
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
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

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

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銅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

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
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
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
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
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
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目備器甲輸
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
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

克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

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

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

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
使淳化二年夏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
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縉紳
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
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
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

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

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
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
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
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歛乃召
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
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
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

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給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

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
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
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
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
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
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
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
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

而緣邊之勢張則廊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
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
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
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
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
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
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

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
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
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
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兩邊屯駐對
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
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
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
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

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

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祖父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協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

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游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

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於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
使潘羅支尚在則明德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
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
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
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祠汾陰還進
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
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歸洛得
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

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
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
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為葬河南縣吏為
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
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
肅家肅死為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
未用普即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
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

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
諒殿中丞宗簡閤門祇候宗納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
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
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
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

羣僚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
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汾劾其嗜酒廢事及
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汾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會
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爲永興軍兵
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
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
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
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

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
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
嘗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
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
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閒逸之人所有爾大人
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
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

以年爲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於卒子二人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爲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

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爲光祿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

悟方五歲玃母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爲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

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

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正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
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
東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
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
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素重呂
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
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
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

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
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
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
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
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
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
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
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

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爲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

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
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
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
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於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
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
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叅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

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
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
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
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
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百九十四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錢若水

從弟
若冲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溫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舉
元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

帥劉銖辟爲錄事參軍歷長水鄆都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文敏不爲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恩齊監軍郭重遷掄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鞠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員外郎又知洺州建昌

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克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

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

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脩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決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韋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

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

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

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
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
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
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
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
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
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

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
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
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
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
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
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
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
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

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

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

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
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
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
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
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
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
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

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斲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

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今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未嘗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關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

有節制深爲成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瘠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爲太常奉禮郎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

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
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
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
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酤酒杖之百數僕挾刀
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
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且賜若冲
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
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叅軍俄遷光祿寺
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
瞻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
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
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
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
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

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
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爲孚門生千里預薦
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
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
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
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爲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
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
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

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伍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

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
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會郊祀充
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
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
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
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
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劔南中
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

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
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
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賈
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爲
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
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
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貽削籍流寓
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

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
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
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
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
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
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
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
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

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爲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

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舍人賜金紫
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
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贄
洎滕中正雷德驤領之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爲
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爲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
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
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邪無何以入對宿醒未解左
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

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
議大夫入爲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
子孫贄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
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爲給事中復工部
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卽位拜刑部出
知天雄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
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
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初真宗未出閣贇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爲輔導不及贇嘗稱贇純厚長者至是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贇集爲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爲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

贊善大夫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爲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贊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予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
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胃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
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
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
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
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冬拜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
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爲

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
邊庾未充況范陽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
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
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
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
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
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
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

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耻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

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荅曰朕旁稽

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
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
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
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
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
習不假朕之言諭也真宗卽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
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蕃夏雜居是
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膺不足弭其

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
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
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
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
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戎致彼有詞
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
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
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

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人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

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錯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卽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廸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

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
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卽捕盜吏也官
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
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
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
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
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
曰苟主人不察爲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

公首效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
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
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
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
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
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
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
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

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凶黨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
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
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
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
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
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
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

中知成都府既命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興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卽

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
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
進士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
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
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
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

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戶部侍郎
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
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
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
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
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
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
喜卽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

疏駁之太宗追還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
正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會省
吏事發連中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
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
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
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
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前

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
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
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沔弟
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權易院坐
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頻
爲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
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

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
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
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爲國家平太原以來燕
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
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
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
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
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

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
家聚藏梟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
門若多產良木爲其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貲
假道於羌戸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爲平民患仲舒至
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旣而悉
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爲畫像祠
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
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爲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

雜居況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
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
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
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
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爲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平初拜
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
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
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

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
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戶部尚書三年判昭
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
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
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自爲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
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

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
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
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
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
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
又嘗令薦士卽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
也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

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
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
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
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
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
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
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爲都
事主事令吏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

及左右司如此卽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
六卿如闕卽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
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
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
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
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
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
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陞

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
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
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
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
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
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
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
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

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爲外官之勸也其四
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
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
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
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
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權務倉庫當時事
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
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

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

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
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
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
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
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
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
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
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

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
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己器愛異
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邱縣
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
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同修起居
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
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
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旣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
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
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
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之爲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
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修等亦
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
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

有謀起爲應者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

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家居凡七
上疏及狄青爲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爲執政力
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
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
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賜黃金百兩
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

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文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隄
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既獲乃治隄爲河
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論
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
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
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來爭屈野地舉
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咸服治平
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筒所

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脩造英宗
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
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
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
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
輕舉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
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詔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
戍益備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

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索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攜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爲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爲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

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詔募人佃之而收其
餘爲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
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旣正
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
者乃彊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
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爲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
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
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挾滁

州事罷去起知深克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
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
魚詔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
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璫使京西攝尹洛父
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
舉上清寶籙宮復爲工部尚書徽宗閱其老命母拜詔
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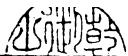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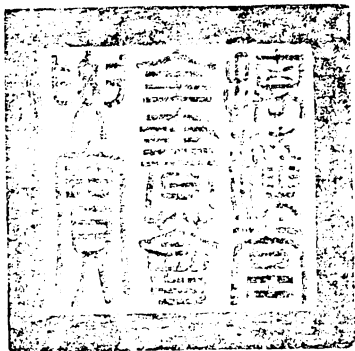
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
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謹案卷二百六十六第二十二頁後二行三行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按太宗本紀端拱止有二年彗星見在二年秋此三字係訛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素居渭南刊本居訛屈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秦在亶